

鹿

裴

石

室

集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一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墓誌

南譙彭次公墓誌銘

不佞從彭博士先生遊迺始習所爲次公者云
蓋彭氏其先安福人繇皇祖觀受商全椒遂家
全椒凡六傳而奉政公儒用以儒顯生三丈夫
子長博士先生渠季瑋天次公生而韶秀負質

奇奉政公屬以博士業業輒工輒病謝博士業
不理奉諸裨官齊諧繆悠亡希於必獲者間讀
之病良已當是時奉政公仕爲兗州丞再徙延
安則次公並從至於岱宗登日觀觀扶桑日出
黃河如帶勿華蹈襄霍狀寤天體之亾窮曰吾
其遊方之外慮決決東海表在鳬翳因自署海
漁山人云亾何奉政公捐賓客秦邸博士先生
籍諸生則次公爲家督性閑廓終不事家人產
壹意屬詞其詞多爾雅書法顏魯公已精諸家

法或大徑五六尺反覆神王而博士先生故屬
詞有聲次公賓之里中爲之語曰有棣韋韋彼
彭氏子而次公頗時時雄於酒有鄰舍釀孰造
甕下互爲壽甕立整雅善琴援琴爲主人三弄
而去其豪致自喜稱是狀竟坐酒故一日嘔血
至數升醉而之於岐黃家逮朱李多所論著以
故逝病得不困人有困者卒起之庶幾哉技進
於道矣越萬曆歲癸酉三月二十五日而次公
卒距生嘉靖丁亥八月十五日年四十七次公

卽亮介不能苟容其操心長者都人士卒願交
次公驩延安公宦廉卽次公日入不繼裕如也
顧急人又不欲居人之德方疾革孳孳念母孺
人在堂爾嗟夫孝哉博士先生言次公事先生
終身敬之不衰每淚岑滛下而以子孝廉君夢
祖狀來曰其不朽於仲氏者其子不佞稽首敬
諾按狀次公諱璵字玉瑩配朱氏子二夢陶爲
季瑋後後次公一年卒光祖郡學生娶吳司馬
藩孫女繩祖聘其女女一適其嗟夫往不佞侍

博士先生覽光祖文故私心異之迄茲知爲次
公子卽次公以處士之義終年不躋下壽世所
稱修業而息之者光祖在矣旣志其軼事而系
之銘曰

爾名不章沃而光爾季不長壽而臧其宰如其
翠如宜爾子孫振振兮其斯爲彭次公者與

處士耕隱梅公墓誌銘

蓋今寢內之梅氏唯宣城最蕃宣城凡六七宗
並祖五代時宣城掾遠遠公凡婁傳至宋而尚

書公詢以翰林學士被遇真廟都官公堯臣詩
名當代爲宮禁所傳都官四子叔子彴獨不仕
元豐間遷官莊干里是謂千里之梅千里傳十
一世而爲我 明之梅惠亨惠亨子永宗並高
年賜爵一級永宗子玉廩邑庠貢入太學則處
士耕隱公父也處士爲貢士介子年十三稱孤
析居董中人產因釋儒而事耕稍長遂自堯耕
隱云千里田頗腴地更宜梨栗處士相原隰占
雨暘一一中程歲入倍伯季季棟用諸生廢著

處士時時分貢使其子爲什一計計輒左不責
償復益私與之奉母高孺人就養無方孺人病
癆下處士夕籲天請代衣不襞者數月至中裙
廁牗必親浣滌病良已事伯兄相寒燠飲啖必
鈞嘗改卜宗祠處士捐重費以從隣有評百里
之內率質成於處士片言立解歲饑穀踊貴閭
里閉糴處士價持平自遠至者遞減直化若孳
有櫛澤有汎治塗建梁諸義舉處士悉出橐應
之顧處士善區畫貲益以饒郡太守襄陽鄭公

政務道化慎許與聞千里有處士錫之冠服以
一吏賈牛酒禮其家先是處士當耋也家大人
携鼎小子詣處士爲壽處士沈毅寡言笑步履
鮮健諸子若孫咸見客行酒下食進止有度先
人歸而語鼎祚處士家法備矣且豐下其後必
昌未幾處士孫應魁居喪以毀歿時余父子纂
郡志志不載近事特書應魁其孝要自處士身
教焉先人見背之明年處士卽世又六年癸未
葬後青山祔始祖垌踰十六年己亥墓木拱矣

叅軍時旦將處士治命命鼎祚爲誌與銘脩其
闕事抑以鼎祚同所自出也按高文學狀誌曰
處士耕隱公諱穗字汝澤生弘治辛亥十二月
十六日終萬曆戊寅九月二十九日得年八十
有八娶南頭汪氏正德丙子年二十六以歿繼
褚折郭氏爲司訓姪敏約慈惠內治甚脩年
八十二以萬曆庚辰後公三年歿生子三時昌
汪出時景時旦郭出昌景先公卒旦仕河間衛
知事遷龍門衛經歷有聲績質行益無忝父風

卽所爲叅軍者也孫繼唐應祥應聘並昌出應
誥應魁應期應科應箕並景出應元應和應舉
應鴻應鵠並且出唐瓊山王簿元太學生魁郡
庠生舉省祭曾孫懋相懋謙懋盛懋隆懋慶懋
祚懋通懋欽懋銓懋錦懋釣懋春懋爵懋賞懋
懿懋孝懋賢懋賓懋芳懋斗懋脩懋榮懋實懋
齡懋經懋緯懋志懋恩懋憲懋愈懋光懋選懋
鑑懋昇懋新懋成懋烈玄孫之忠之孝之用之
學之達之巡之佐之仲之任之尹之祥凡五十

餘人姻婣右族詳載譜牒嗟嗟先大夫卜處士之必昌後者具在茲已汪墓大梨園郭墓徐村團欒山不合葬亦猶行古之道也與銘曰

漢重孝弟勤以力田兼有行義鄉舉必先維予宗老三物咸備玄纁弗臨丘園是賚一祝多富再而多壽三多男子亦莫不有青山筮吉白雲斧封厥後則裕我祖焉從

墓表

將仕佐郎河南 封丘王府敎授松溪劉

公暨配王孺人合葬墓表

劉公諱琛字順之宣城玉山人其先本出堯歷漢以火德王劉氏遂顯熾以蕃玉山之劉望彭城自汴徙於宣祖宋侍御史琦慶曆丙申進士琦父湜登景德乙巳第仕屯田員外郎太子贊善至國朝成弘間有彥才者生子昱並納級爲王府典膳彥才初一游於庠而公則昱公季子也母陳氏伯班仲琬以處士擁世貲是時吏政寬務與民休養富者優假之比於封君民因

以其財力赴公家之急

毅皇帝馬跡及南京余祖贈中憲公爲郡部供
億與偉彬等構卒得完蓋娶公姊卽吾大母劉
太恭人云公幼不好弄就塾輒攻苦博士業精
治詩伯仲日鼓吹燕飲連丙夜而公方坐一室
篝燈熒熒伊吾聲琅琅徹曙聞兄弟間操趣不
同然各意得也年十五推擇爲邑諸生尋用高
等受廩嘗都試學使者頒其文於應天學宮嘉
靖癸巳行選貢升六館姚江聞人御史詮來視

學奇公文曰此掄魁才也當留爲鄉校重以其
從子漳平公鑄應選而漳平與公婁就京兆試
不遂上公後漳平二十七年以庚申貢司訓嘉
興郡文藪而公故簡質敦重却士贊且時時斥
奉以周士士益親附之遷 封丘王傳行爭繪
圖集送吳太宰而下祖以詩解官歸政於家也
漳平自免令歸久與公偕建祠置祀田修祖壟
演先人遺訓約其宗而抗法焉宗人一時老及
耄若漳平公輩凡八人蒞以會酌酒賦詩有香

山洛社之風在其宗猶希有盛事矣大母居常
言公八歲失怙躑躅哭拜起如成人析產以腴
孫其兄事其兄如父鼎祚冠猶及事公性方嚴
訾笑不苟進止不失尺寸誠德禮之君子也公
生弘治己未九月十八日以萬曆己卯十二月
十七日終得年八十有一配王氏太學生全女
能其家先公卒是惟嘉靖辛亥之歲距生弘治
甲子年四十有八子男二鍵鏤皆力田有行義
女一適王給事蓋孫平湖簿三俊繼配麻氏後

廣雅卷之三
公卒鼎祚先參政府君爲公甥童而孤多族釁
賴我諸舅以有立而母郭恭人爲公從兄長清
簿珦女甥先後世爲中表親知松溪公者宜無
若鼎小子公殯馬三埠牛山之趾與王孺人合
叔鏤命鼎祚標述其體行碑之墓以示風訓庶
後之君子過而式焉

處士泰和龍君墓表

余不佞周覽漢事蓋有慨于馬少游之言云彼
其衣食裁足棄下澤車御款段馬鄉里號善人

斯可矣其指忱約其所取于造物者不亦大廉乎哉又見諸長老言

敬宗朝道化敦洽文罔頗疏故其時人耻習機利鄉多長者庶幾夫無襄葛天之民以不佞今所賭記則無如龍處士者處士諱敷字公寬江西泰和人居甘溪里厥先樂山公子儀部叔璨淑浦學諭文工部侍郎光慈谿令伯伯生遇遇字于郭而生處士處士故席世資然慈谿而上皆廉吏無所遺齋用不給遺有書也少讀書輒

通書大義已從人受楷書輒工楷書法迺竟坐
不給故釋儒術不事而家益旁落矣或風之曰
丈夫生有事于四方不名高則財雄也者奈何
鬱鬱自困乎處士不應已唉而曰吾聞之知足
者足求餘無餘一裘一葛吾以居一丘一壑吾
以娛人生幾何何鬱鬱爲至晚益簡曠不問家
人產去而托之焉奕慕對客奕竟日不倦人語
曰東園逸散支公手談而處士性至孝卽家不
給事父母力甘毳之奉盡父母驩事諸父諸母

如父母逡逡循禮無違言終其身口不能是非人喜怒不形于色卽臧獲少所譙訶其人大都長者也按狀生成化壬辰某月某日以正德癸未某月某日歿配張氏子三天爵天愛天舜爵張出以子宗武貴贈文林郎蘇州府推官處士歿五十六年爲萬曆戊寅而宗武來姑孰郡丞先是不佞某與某君者迺並稱古文詞宛之上郡丞君方理吳固已耳某君名入宛檄未下而車騎過某君繇某君交不佞則嘗與不佞述處

士狀淚涔淫下也宗武生晏先王父墓木材矣
無能共掃除之役子史氏茲所爲表其幽者以
辱子不佞唯唯夫世之人務豪舉始率習于機
利而求羸餘其既也大而無當寔以傷樸茂之
風馬少游然者第循其分爾其言已在籍至誦
誼無窮今安所得龍處士者顧可滅沒其人不
傳邪而不佞覆有私嘅則以當處士居約世豈
不謂廉吏何益人徒令子孫患苦爾以今郡丞
君儼然負公輔望繩美抗宗振振勿替則所稱

關西清白四世三公者將何以殊焉是益不可
滅沒不傳也史某再拜題曰明處士泰和龍君
敷之墓

勅封文林郎吉水縣知縣博羅黃公惟溥
墓表

博羅城西大屏山之陽有邑君子黃封公之墓
嘉靖中封公父處士公年四十未舉子也子一
它戍籍予及長它以其子當踐更子出亡事連
處士卒以處士素長者獄得解亡者尋亦復而

封公生子是處士始有子矣封公嗜學工屬文
婁爲郡邑所賞識而李令者猶亟推轂之至都
試輒不售遂去而攻古取楚騷史漢胠篋日諷
之頗時時稱詩然經術故高鄉士大夫重以人
師之難也爭遣其子弟來學間延致家塾學者
誦以次漸通尊禮公稱草庭先生云廻家自脯
脩外鮮所入而居不戒于火會襄先事有厚費
悉自其內彭孺人以力給公壹意課讀不問也
族有逋賦縣官惟公是倚辦而逋者嗾子婦交

薛公甚至操戈破金鬲俾不治晨餐公一切聽之不問也初人以黃公能忍貧既以爲公能忍詬而公實處之若忘焉是時有二子並蚤慧公討而訓之嚴伯仲益自感奮先後補博士弟子伯子流芳以

今上己丑舉進士令吉水奉公就吉水吉巖邑也問爲令公直指戒碑曰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伯子用以課最勅封公如其官令遷丞松江郡奉公就松江郡固饒珍錯綺麗眎吉足豐養

而公不久淹曰吾無以恩兒子輩也凡公歸特
里閈故人從于游魚魚雅雅里閈人亦無見公
異或有違言質成公而已縣長吏數存公董一
報謝絕無所造請而內外親待以舉火者十餘
家蓋自其貧時則已假貸富人錢殯數喪矣其
一卽所爲操戈破金鬲者也當公在松江署時
一昔夢天雨粟被地歸之歲里中大侵盡斥其
庾粟以佐賑不謂通于神明哉抑性自有之矣
若拓宗祠正祭器歲時率有事先公而糾輯其

庶姓以施於有政是誠廩廩德禮之君子焉何直以其子貴也公歸以丙申秋七月終于里第臨革猶口占古詩示仲子紹芳蓋踰者五年孫男女十人冢孫籍郡諸生噫嘻公其百順之謂備矣伯閔焉以承時役外不得與哭泣之位也殆終身慕之已請狀請誌復詣余以表隧請丞從弟吏部郎縉爲余所錄士稍聞公質行而史氏區用孺粵人也每稱公有太丘彥方之風夫論自鄉始信而有徵表曰黃封公諱需字惟

溥其先在宋季有文明者自南雄徙博羅數傳至瑾善養生顧又善治生具園池華石之勝以爲親娛瑾生浩浩生將仕郎克達克達生五子季曰鏗卽處士公是爲封公父處士陰行善往者亾子復爲撫而置之室竟不以屬伍則封公之孝謹行淳備抑有所繇來矣郡丞歷政以廉靖名今方由寧國上計班大夫宜有 載命

如令甲

傳

比部郎前宣城令尹公傳

比部郎稱尹公官也而令宣城績最著今傳追稱之尹公名三聘字子重紹興山陰人舉乙未進士爲宣城令上三年考矣而時所在礦事興京弁王遇桂以宣城之崑山告兩大璫相次來蒞其事兩璫爲南內守備猶貴重弁驚庶人也尹公惟之曰彼實已奉主詔吾何庸亢彼勢必浚民以取盈吾何能殉吾知所以與矣迺好還盡斥其俸時時豐餼牽聲樂爲繆恭下至廬

兒小史令具算器食共芻毫以豢之因乘間正
言邑瘠土民貧山故無礦卽爲治將功鉅而登
耗不相直每言輒咨嗟欲涕以感懼之蒞者旣
安公之主禮備又憚于終難以應上求唯令計
是聽而邑駟猾之牟利或修郤轉相訟訐者公
一一置之法以解散之于是臺察包礦之議上
民間初洶洶幾鳥獸竄者始定而宣際旁大邑
獨完會復有以榷見告者新都一妄男子程守
訓繇貲郎名總榷自其鄉道出宣車徒甚盛宣

民數千百人俠道首若聚觀而佯奮袂爭爲譁
遂大驚竟傳城以去而它璫以權載度江反自
姑孰咸尹公所畫也當公甫至歲侵穀踊貴公
請以折色輸漕明年曠公徒而雩以請雨立應
宣田山圩半圩岸善崩公親行畝澗設十事以
封塗濬洩有經式是後卽霖無患澇前政賦緩
急不時定吏緣闌出入爲姦公爲十限以致期
至于今著絜令大校尹公材博大通方手披目
覽耳納口宣五官之用一時贍舉諸若轉義士

吳仕期之殯白唐觀察汝廸之鄉賢釐睢陽之
神叢復王文成及先大夫十先生書院之祀則
猶切風敎焉公令宣七年辛丑夏晉拜刑部江
西司主事歲適更黃籍當路者挽公兩月而畢
役稅金凡七千有奇悉上郡行之日祖席臥轅
前歌後舞以達於桐川吳興之界前此士民未
有也然公雖以廉敏聞而性慈惠寬然長者宣
之獄無大辟在比部嘗有所條列意務輕省顧
年未艾也遽歿于母安人之喪病得之哀勞以

風厥嗟嗟孝矣抑天之與善何爽耶太安人祁氏方伯公清從女歸封承德公國政是爲尹公父尹公子懋中邑學生有文行負士望尹氏世卿自周重之矣予鼎祚敘次爲傳而系論之

論曰夫士未有不修之家而能著於廷者也尹公之以儒士領鄉薦歸也門庭闌然其志度遠矣至少而却奔周急貴而猶益敦孝睦有下車浣喻之風內行飭矣蓋公于文成之學不駕說而實潛體之卽文成之龕濠亂固自其才足辦

若處扈征貂璫間以善全其用誠非有學力不能也尹公于宣之礦事亦庶焉要非直以術而已余聞尹公宋和靖先生焞之後則淵源殆有自故知學烏可少哉

醉吟散人傳

白傅當唐開成初退居東都稱醉吟先生自爲傳及其生誌墓曰但於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傳可矣歷數百載而吾宣有醉吟散人者則余爲之傳醉吟散人者陸應龍字化伯宣城

寡欲此善學佛者也然而無益長短之數者鳬
雀分定也白傅董以姪孫阿新後有二子在卽
散人五十不夭矣

沈母吳太宜人傳

吳太宜人者諱政封奉政大夫沈公之元妃也
沈公世會稽餘姚人占籍順天領鄉薦尋論格
事在嘉靖季年

今上初以子吏部郎徵甫貴如其秩母吳稱太
宜人太宜人父功曹必仁公奉政父溧陽公者

需次都下並舉室行遂以太宜人歸歸亾何而
功曹歿于邸遺母寡女弟方侍年倚太宜人以
居當是時溧陽公裝齋且罄姑韓性嚴奉政公
少而多長者之交相過從有旦夕費悉倚辦太
宜人太宜人相以內無違言相以外無疏節侍
寡母而撫弱弟無傷厥心其私茹餧粥不厭舛
而已會溧陽公承溧陽僅徙一官去無所貨而
家益窮落矣奉政由諸生高等受廩故不給奉
祿隨時宦于外而太宜人日操作具祿髓上

食蓋無不如奉政在溧陽公前者頃之溧陽公
疾奉政宦三年矣太宜人穆卜請代至餐不貳
衣不襞又無不如奉政在溧陽公前者疾既革
顧諸宗黨曰安所得吳婦也者而婦之吾卽瞑
何憾哉徵甫於奉政公爲仲子方奉政公論格
也一意脩博士業不輟不覆問生產徵甫襁褓
爾稍長太宜人以身任二子學任奉政公督家
政二子者徵甫有兄文學君云越

先帝之戊辰徵甫成進士授池州理官奉政公

居第不言集卷之三
業倦遊獨太宜人與俱卽徵甫日具滌髓上食
而太宜人日操作以爲常徵甫職刑獄每退食
輒問所平反幾何所未減幾何斤斤若不疑母
然比治獄余郡一郡稱平迺今知太宜人教也
部使者檄徵甫入賀徵甫察母宜人色微瘠
逡循不欲行太宜人召徵甫而命之若詎以吾
遽棄梧棬乎夫禮君言不宿于家詩亦有言虎
拜稽首天子萬年則若今日之後矣徵甫唯唯
行閱月而太宜人以天年終惟二季在事少徵

甫室俞氏者眡太宜人若太宜人眡溧陽公然
俞宜人別有傳太宜人終之又明年徵甫起家
青州守故官上最贈太孺人迄于太宜人實再
命矣徵甫語余先宜人性婉嫕然有亮概有蒼
頭從舍中逸里社豪者詐恐之意有需也太宜
人呼蒼頭出曰卽如法奴死瘞耳何至啖它人
金爲豪卒以媿屈吳功曹歿太宜人遂欵如禮
應文甫翦髮而太宜人夢功曹指應文曰是兒
當貴嘗以是及家奉政相慰藉云樹有實樹者

不及饗之誠盡然傷焉涕而貢也太宜人年四十八四丈夫子長文學君應欽次應文南京吏部文選郎卽徵甫次應麟應賜孫男五人其生卒戚屬具徵甫同舍郎周君狀同籍太史沈君誌中初太宜人生而有吉徵王父刺史公絕奇之曰不于其身于其子孫人言越之俗機已而果然余南遊辱交徵甫徵甫子爲余郡史君司理甥介于余爲傳

贊曰余先人

世宗朝出守會稽余故得攷其故實王句踐時
越處子以劍俠顯及漢而曹娥以孝顯以今觀
太宜人于功曹于溧陽也殆勤于內外矣至所
稱折里豪事何俠也仲子言母宜人十歲通文
史諸經其戒仲子北征時引述詩禮固斌斌焉
夫會稽者以禹登其山會計名禹有龕山氏誕
啟敬承數千載而女德不衰豈亦禹之遺烈邪

江母楊孺人傳

夫自劉中壘而下類傳列女然以今概古又何

闊焉鮮睹哉余不佞雅遊都人士善新都吳生
則吳生時時爲余稱楊孺人云蓋生爲孺人甥
而會其卒也來請傳孺人事多概于古故可傳
傳曰楊孺人者歛楊翁彥綱女也年十六而歸
江處士潔處士有母在故卜急鮮當于諸新婦
而孺人自介婦中得當姑會姑病處士從孺人
穆卜以身禱孺人長跽而泣曰天乎子固職忝
皆也者而天脫悔過於姑氏愿以及新婦翼日
病良已衆傳禱之夕姑室中聞有異香云而處

士嘗用賈徧燕薊吳越致甘毳母孺人孺人具
七箸修而上之日惟謹卽姑耄展轉牀第間孺
人至躬爲除穢諸媵御請代也謂此寧孫若輩
勞乎新婦實中不自任爾而姑當歿執孺人手
曰夫人死而無知也死而有知則庶幾以令子
報生者是時孺人業舉有子矣而亾何夢姑劍
一子來口咄咄語以報若讐昔者之言期而遂
載舉子大都孺人以孝顯而余往受諸吳生孺
人性婉嫕訾笑不苟顧有丈夫才處士父豪俠

好客四方客結轍而游其門則以屬處士主客
孺人率爲供張佐客驩處士以無失驩父人有
誣處士仲殺人者獄且具處士力捐金脫之仲
脫而用稍訕矣孺人念處士以急仲故出裝資
處士舉鹽筴越中數年而處士稱鹽筴祭酒仲
又死爲字其諸孤俾有立此豈直丈夫才不抑
亦方義亮乎哉屬萬曆戊寅某月某日而孺人卒
壬生之日春秋凡七十有六子二東鳴餘姚縣
永東鳳郡博士弟子則孺人姑所爲報孺人者

也鳳嫺于文學多長者之交而奉母孝卽孺人不責報孺人姑以報生者之言讐矣余不習鳳習鳳以甥吳生益孺人文適諸生吳文察而吳生萬全者文察子

汝南生曰余聞之江與楊並閭右族故貳焉楊翁初未有舉舉孺人貴甚然卒以處士才尚處士卽楊諸父有後言勿悔而孺人茂著內德迺今世肺腑親也新都多豪舉之士輒務報施以江楊爲平而其後益昌熾亦可以風矣

史安人傳

史安人胡氏者懷寧尉楠女以嘉靖辛亥生是時餘姚有日者言奇中其言安人必令德早貴安人祖吏目公者好相人亦復奇安人且聞史家兒元熙也爲具召史君元熙而與湯孺人者又復奇史君因以安人歸史君及歸之明年史君舉於鄉又三年成進士爲寧國司理封安人孺人安人封則以史君爲司馬郎云時多戚屬在京邸諸夫人飛袴垂髻翟車翠葆往來相望

如神仙中人顧獨安人足不踰柵閨居恒椎布
自如也而郎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安人與俱
僉事入賀行則安人守署中嚴局鑄檢奴客
雖魚菜無所取而僚宋大夫者怪以爲署中閭
無人迺舉酒酒史君蓋余猶記史君理余郡嘗
從部使者行縣子且病安人秘不肯延醫郡太
守以醫來竟却之以故史君所至多吏能清白
固自致之乎抑安人力也然史君在江西卒中
蜚語以謫歸道遇風江怒舟置組與風倚挾

日不得上覺史君意息稍喘也安人進曰君不聞宦者幻耶幻莫如風此其風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吾誰使尸之史君大笑謝相與飲至醉楊枹拊櫂歌屈子遠遊以自廣而且不卽天官謁留連里中者踰年則安安人也而安人坳矣安人坳之年三十七耳業舉五男子三女子其於諸子女極慈之然時裁以義不可少假至臧獲反覆用恩勝史氏自給事平陽而下輒宦貧僉憲君猶好客飲食張御悉責自

安人而安人嘗有餘以爲惠宗黨且益倍外家
姑宜人疾時從平陽于竟陵而安人在司馬舍
方蓐也聞之夜百拜斗下請姑命凡四挾日疾
良已歲時修祀或上食平陽宜人所必安人手
是出曰吾何可以人而養吾親往吾知安人足
智明惠迺庭內孝敬亦甚具抑以其恒德邪吏
目名本深平陽公者平陽郡丞自上也史君其
子先爲竟陵守

汝南生曰胡懷寧疫而安人母嚴侍湯藥露禱

以身代迺懷寧果起嚴代之若安人者誠天性
要有所繇來矣史君又言安人嘗勸我置妾我
不可夫能使其夫固不可者必有其不可者哉
而安人固多美男子亦有天幸初以安人必令
德蚤貴及吏目公以壻史君也言悉中然不知
其年故何焉余聞史君以繡衣安人謝不御曰
吾福自少餘謬有之惜福得福則安人固已縣
知之安人性沈深慎容止寡言笑與史君情好
甚篤然莊史君終不敢以色進而年不蔽德悲

夫

姚氏世節傳

宣之姚以世節聞自湯氏始蓋湯教諭顯者生女而適姚鳳翔居十三年鳳翔謁教諭於仙遊以死湯聞而慟絕欲殉者數矣是時子汝弼甫二齡已疹幾殆湯以身籲天得猝起家故貧然不以貧輟汝弼學遣從其舅氏誠之曰女孩而孤吾雌而無雄而欲以吾宗亢焉難矣汝弼感憤修業益勤爲郡弟子寢受稟會里中貢東平

郭辰州兄弟方傳學東越汝弼復從於游歸則
湯氏每質所聽說舉以對未嘗不稱善也嘗手
植杏於庭顧汝弼曰吾老矣樹有實樹者將不
及饗之遂歎歎泣數行下未幾杏且實湯年踰
耆子婦率跽進以爲常坳而汝弼顏其堂曰存
杏諸卿大夫士詠歌之事在德靖間迨今辛卯
天子察汝弼績學行廉孝 詔贈奉政大夫真
定郡丞如子宫丞爲余師姚先生嘉穀云湯氏
有女孫三巽英適仲克讓讓死無子伯氏爲賦

長廢著心利仲產而佯謂若年二十奈少何業
與豪約必嫁豪巽英徐應曰彼固欲冀生者耶
將輿尸耶豪懼而止而縣官督伯賦日亟侵仲
產盡巽英值歲歉無所得食日啜水一杯而已
或挾日不出戶卽母家來逆不應也曰生仲婦
死鬼耳吾將安之凡三十年迺終先是婁屬姚
先生必起克讓與合葬祖塋同穀共穴且從其
先人禮也巽英之次離英適徐世哲舉有子徐
氏疫盛行及世哲死離英業有身絕粒不進舅

姑爲設諭曰夫死節與撫孤孰難乎且娠者未
生生者未長也等死抑何益死者而獨取節爲
因彊起越三月舉一子而後舉者竟殤長旣昏
與其婦相繼夭伯酒人無賴凡舅姑喪悉倚辦
離英喪畢而離英半菽食取給織紝而已次允
英笄而適郭別駕子守恒居丁埠守恒爲吏趨
府舟覆死梁下大索不得兌英遵水北嚮掩面
哭十日屍逆上如生恒二子皆兌英出尋亦皆
殤嫡姑子後守恒死奴卽更適而兌英又不甚

安於嫡姑別駕與之田瘠時時致絕乏間語
所親曰吾少病左臂不能舉而吾夫眎若右臂
也者其心壹其形忘也吾茲忍貳焉兌英年五
十有四離英年五十有六與巽英格並當旌而
二弟尚在竝贈奉政女

梅鼎祚曰余郡山峭激而水小負故非獨士大
夫多直節殆亦有女德焉卽姚氏所稱或以祖
若孫相勸而成或以多寢人瘠土誠易爲善夫
然將無概乎無所興而用財爲衛者也逮湯之

後有奉政有郡丞先生不且謂天道猶酌挹此
注彼邪顧三英者之血胤不傳又何也要貴皎
然不自欺其志云爾若兌英之不以色進郭氏
子之不以色退此豈務施報其庶有古之遺乎

謝母許孺人傳

謝母許孺人者歙許村許天季女歸黃山謝長
君澤謝許並歙北鄉距半舍世相爲昏姻澤父
處士公茂高有二子伯澤仲沛澤因稱長君云
孺人之歸也長君病幾寢是時處士公有貳室

孺人侍長君湯藥惟謹進而上食處士公若姑
吳必和旨備歷三年而斂者起則姑捐養孺人
事貳如其姑處士公若吳存也者得壹意出爲
賈家漸饒未幾卽世伯仲仍以賈往來吳越齊
魯間里中機利者意孱可乘也爭與構爲鬭伯
仲又什九在外孺人自匿跡日益爲恭孫卒亦
無以難孺人故伯仲復得壹意賈不挫其家旣
仲及嗣無幸夭遺孤四齡孺人泣語長君曰若
赦氏而我叔姒乎乃鞠孤于孺人會瘳且殆者

數矣孺人晨夕勤醫禱有厚費稍長出入服饌
與子鈞葢孺人生五丈夫子曰應時應陽應物
應大應橋而長君學應陽以儒籍博士弟子有
文譽諸循循雅勅其教也實皆孺人內贊焉應
橋者先是里之豐谿久病涉處士公斤貲以梁
者凡三爲役至嘉靖辛酉以水圯長君私與孺
人計舉其故楗石令堅緻更拓大之梁成而應
橋適生遂以名紀天貺亦先志也長君以痿廢
屬應時賈清源先長君以卒未有後而後以應

賜子承宗鞠於孺人若鞠仲之孤也者以有立
婦方氏以節聞大校孺人性慈惠然頗卞急其
慈施宗黨戚屬下逮臧獲而獨嚴於子婦操奇
羸以息以儉持無鼎膳純帛之奉而饗先饋賓
必瞻潔時時佐長君義舉若梁豐谿之屬固何
直以陰晝務完物爲孺人始以年十六歸長君
終之歲爲萬曆庚子年七十餘壽矣月日與長
君考終之辰相次子姪昏娶悉甲族具誌狀余
特以承宗請爲傳傳其最著者如此承宗之言

曰吾誦李令伯陳情而感其報劉者也今承宗
由家孫當戶寢用儒術起必有所以報孺人者
汝南生曰余觀于謝母何家多故哉迺竟以振
卽長君材而內政非孺人其孰以顧事其貳與
姑敵字其仲之孤與子敵也于婦爲難能至所
稱匿跡日益爲共者其柔勝耶然持門戶以健
也予世交于謝氏若少連昆弟與其孫於宣近
又識巨卿延之皆無忝烏衣諸郎蓋歛之謝其
先爲宋右諫議泌而實自會稽徙以祖晉太傅

安迄于今非獨其後以文學昌耀且有女德焉可謂華胄矣

貞母鄭太孺人傳

今上之甲申乙酉間余出僉楚憲視學政行部
邵中而今寧國郡丞鄭君和乾先後首
其秋鄭君薦于鄉因以知本母太孺人教云已而
有名太孺人貞母者余詰所司不以報則太孺
人固不欲爲名也者十年鄭君用延津令最
勅封母太孺人令甲婦一命以上卽貞不復預

旌典余第覈其實而傳之傳曰鄭太孺人張氏者昭信校尉綱女也而歸贈文林公如岳贈公父佐仕陵水令終于官令潔廉無所遺贈公幼孤侍母葉太君以廣柳還而產漸以挫然太孺人世祿家本饒及歸食貧也恬然安之日椎布操作以翊葉太君而又時時私治甘臞以羞于太君俾贈公得壹意攻儒術無內顧憂以故贈公游鄉校聲藉甚迺竟年甫彊齋志以坳太孺人始踰壯哭而瀕死者歎矣是時所舉三男子

皆藐焉未有立曰吾以生殉死者抑何難而死者何以立生者稍擧起攝家秉貲用婁絕勤織紝之而勅鄭君學甚力或夜丙篝燈熒熒伊吾之聲與機杼軋軋襍出也久之鄭君獲薦一再對公車念母孺人春秋高遂謁選令洛之延津洛薦曠大飢鄭君躬循阡陌務賑貢建常平以贍其民于是歲稔有瑞穀之異且興學課文以訓延人士延士大夫歌詠之咸推所自太孺人太宰李公辭猶實錄焉旣鄭君遷永饒州也

太孺人壽近耄留里足督鄭君以大義速戒行
君抵饒中慕太孺人不置亟圖歸會饒有礦稅
之役人情騷動部使者方倚重鄭君攝守不得
請未幾則太孺人之訃聞矣太孺人微示疾適
與誕日會晨而具饗朝先祠退以其餽集子婦
斥簪珥分賚有差所絮語仲季歛必以布素窔
必以贈公從蓋往拜 封時鄭君奉翟冠緋袍
以進太孺人嗚嗟飲涕曰未亡人安忍御緋董
服皂而已卽迎養令署中率常饌無加邊也大

校太孺人性簡澹少讀書傳通大義故動必協
禮合窓却緋情也其於禮且衷余聞鄭君持太
孺人喪戚易備夫亦有所受之乎至君爲寧國
三署篆以廉著卽不必受之陵水亦無媿迺祖
矣仲季諸孫並文學高等別詳誌狀茲不列

柱下史曰文林公之坳距葉太君兩旬耳是毀
滅性者也不無過過于孝矣卽葉陵水繼妃也
約身而以成其子貞以加焉貞若孝蓋鄭氏
世有之益以論于祖也矧其廉矧其廉而皆

不欲爲名也。昔難能哉。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一 終